

晦庵朱文公易說

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九

濂洛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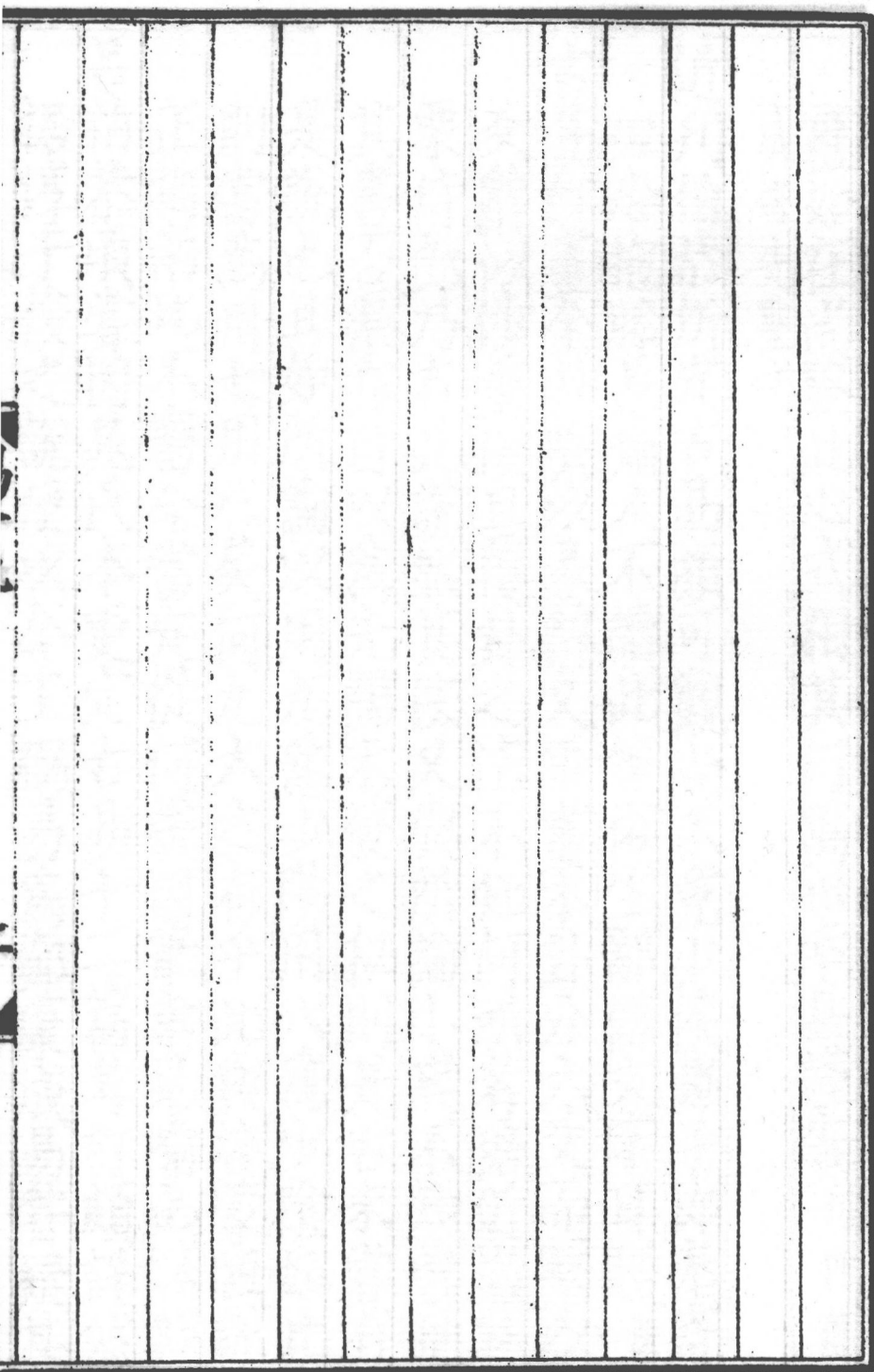


廉洛諸說

鄭谷詩集

鄭谷詩集卷之十





濂洛諸說

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告

刊四經

成告先聖文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

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

亮答陳

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

爻辭似涉重複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考據近歲林

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

其書否渠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

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

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陋說

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答呂
仁傑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考訂頗詳然

據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嘗疑其

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歸着甚善然不知別有何證據也

同上

問易䷗論連山歸藏一以爲伏羲黃帝書一以爲夏商之書未知孰是答云無所考當闕之

荅林學蒙

問論上下二經爲文王所分果可信否荅云亦不必論

同上

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爰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

學校貢舉私議

濂溪說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緣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也

舒高錄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

廉洛諸說

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
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
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
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
看得活

黃顯子錄

問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曰精是精
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蘊如衣敝蘊袍之蘊又問
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
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今
易中許多事到得文王孔子推出來而其理却不

出乎始畫也。雖後聖有作，更作幾本，易亦不能外此。
也。
劉砥錄

問遺書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
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
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
洛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廖德明錄

明道言其體則謂之易。

此便是

其理則謂之道。

此是

其用

則謂之神。此是

此三句是說

自然底下一句云：其命

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

便是心字了。

以於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
便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奕碁相似，寒了暑暑

了寒日往而月來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一陰一陽只
管恁地相易

葉賀孫錄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以人言
之其體謂之心其理謂之性其用謂之情體非體用
之謂同上

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
也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爲體也

易道神便如心性情

黃顯子錄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來則
謂之易皆是自然自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功用不可
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
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道上說人傑謂

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云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先生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爲春夏所以爲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萬人傑錄

黃顯子有書先生示人傑人傑云其說名義處或中或否蓋彼未有實功說得不濟事先生曰也須要理會若實下工夫亦須先理會名義都要着落彼謂易者心之妙用太極者性之本體其說有病如明道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方說

得的當然伊川所謂體字與實字相似了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體却是着形氣說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耳先生曰若作形氣說然却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為全備却統得下面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兩句萬人傑錄

正淳又問其體謂之易只陰陽往來屈伸之義是否曰說義即不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吳大錄

銖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先生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總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

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
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
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
斯不吝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一
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
停乃道跡之本然也即是此意。董錄

易之為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
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
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
哉俗之傳瀛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不得不異而
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
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倫於空寂而
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
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

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
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
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比之實則於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適之事父遠
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
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撫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
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
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
朱熹謹書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
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
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
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寫爲一書

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

地也

詳故碎密故拘○谷張洽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淡底文字如何可及吳必大錄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着不識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着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礪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

隴工夫 吳必大錄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佳分曉至先生而後
大明先生曰他一段時間都是英才故撥着便轉便只
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
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个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
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生一見而立
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
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
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
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
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
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
不利貞後來夫子於象旣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

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

楊道夫錄